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死工厂

一部在美洲大陆和日本岛国引起强烈震撼的书
真实的记载，血淋淋的事实
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绝密史料

谢尔顿·H·哈里斯 著

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美)哈里斯(Harris, S.H.)著；王选等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书名原文：Factories of Death

原出版者：Routledge, 1995

ISBN 7-208-03552-0

I. 死... II. ①哈... ②王... III. 日本-侵华-生物战-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6347 号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by Sheldon H. Harris.

Copyright © 1994 by Routledge.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责任编辑 王 刚

封面装帧 赵小卫

死 亡 工 厂

——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

谢尔顿·H·哈里斯 著

王 选 徐 兵 译

杨玉林 刘惠明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5 字数 311,000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552-0/K·848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中文版序	1
中文版谢辞	14
谢 辞	16

第一部分 死亡工厂

前 言	23
第一章 满 洲	27
第二章 石井四郎少佐来到满洲	37
第三章 背荫河细菌工厂	51
第四章 平房的初期阶段	65
第五章 平房的地狱	81
第六章 人体实验：“秘中之秘”	103
第七章 长春 100 部队的死亡工厂	141
第八章 南京的细菌战死亡工厂	169
第九章 在战俘身上做细菌战实验？	189
第十章 谁知道？	219

第二部分 美国的掩盖

第十一章 美国的细菌战计划	245
第十二章 “秘中之秘”的暴露	263
第十三章 调 查	285
第十四章 “科学家”与掩盖	311
第十五章 军队与掩盖	335
第十六章 后 记	363
译者后记	379
注 释	382

Contents

<i>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i>	1
<i>Acknowledgements to the Chinese edition</i>	14
<i>Acknowledgements</i>	16

Part I Death factories

Introduction	23
1 Manchuria	27
2 Major Ishii Shiro comes to Manchuria	36
3 Beiyinhe bacteria factory	51
4 Ping Fan: the first phase	65
5 Ping Fan's version of hell	81
6 Human experiments: "secret of secrets"	103
7 Unit 100's BW death factories in Changchun	141
8 Nanking's BW death factory	169
9 BW experiments on prisoners of war?	189
10 Who knew?	219

Part II Cover-up

11 The United States BW program	245
12 Discovery of the “secret of secrets”	263
13 Investigations	285
14 Scientists and the cover-up	311
15 The military and the cover-up	335
16 Epilogue	363
<i>Epilogue of the translators</i>	379
<i>Notes</i>	382

中文版序

背 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细菌)武器的国家。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早于 1937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前两年,就在中国使用了化学武器。20 世纪这场最恐怖的战争的主要参战国,实际上都拥有化学武器贮备,但从未在战场上使用过。有些国家具有生产细菌武器的手段,或是开发这种非常规武器的应急计划,但是,到 1945 年 8 月中旬日本投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敌人使用过细菌武器。

在极端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增长的势力的影响下,日本分别于 20 世纪初叶和 20 年代后期,开始了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研究。1929 年下属日本陆军造兵厂的忠海兵器制造所,在广岛附近海面上的大久野岛设立,^①主要为日本军队生产化学武器。直到 1946 年美军占领大久野岛时,化学武器生产才停止。

美军拆除了工厂并销毁了所有库存的毒气。大久野岛化学武器工厂雇用了约 6 000 名工人,许多是中国和朝鲜的强制劳工。工厂生产了巨量的毒气、信号筒、管式炸弹以及气球炸弹,但最优先的任务是生产引起战斗力丧失的毒气 Ipelit。

化学武器毒气的研究和开发是在东京的陆军科学研究所进

行的。陆军科学研究所选定大久野岛生产的毒气种类,生产出来的毒气在福冈县的曾根村充填入弹。陆军习志野学校进行化学战人员训练以及武器试验。

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是日本最大的化学武器工厂。但除此之外日本本土各岛上还分布着许多化学武器制造设施,其中包括淀桥区的陆军科学研究所,寒川町的相模海军工厂,筑地的海军技术研究所,神奈川县平塚的海军火药厂和前面提到的九州福冈附近的曾根兵器制造所。^②

1942 或 1943 年某个时候,英国情报部门得知日本有很多工厂在生产毒气。其中许多工厂遭到美国和澳大利亚飞机的轰炸。但是大久野岛的工厂一直是暗中害人的秘密,直到盟军占领日本。^③

这些化学武器制造厂的雇工(日本人和中国、朝鲜的强制劳工)都穿橡胶的制服,戴防毒面罩、手套并穿着长靴。尽管如此这个工作还是极其危险的。毒气常常从制服的裂缝中渗入,引起皮肤、眼睛和喉咙的疾病,结膜炎、干性和湿性胸膜炎、肺炎、支气管肺炎是常见病。许多工人就这么患病死了,也没有人对死亡的人数作准确的记录。总之,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强征奴役劳工代替他们倒下的同伴。

日本关于细菌战领域的研究在大久野岛工厂建立的同时期开始。日本细菌战研究的主要责任者是一名拥有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陆军军官,叫石井四郎。

石井非同寻常的魔鬼般邪恶的事业将在本书的正文中具体描述。但是,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请注意:1929 年,石井只是一名陆军军医中尉时,已经是日本军队里出名的具有领袖魅力、有迷惑力的、肆无忌惮、好色但才气横溢的研究者。他设法引起军

队最高指挥层的一些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的注意,赢得他们对他所有计划的庇护和支持。因此,他的活动不受任何监督,在细菌和化学武器的开发中实施的最为肮脏卑鄙的调查研究也不受任何限制。

从开始,石井就实施非自愿性的人体实验。他和他的同僚们不受任何伦理或道德观念的约束。他们是“科学者”,当时在日本,科学研究与“对”或“错”的问题是无关的。为皇军取得成果是他们唯一考虑的目的,任何其他都无关紧要。有显著证据表明,石井和他的同伙在位于东京新宿区的陆军军医学校用人作实验。石井本人是陆军军医学校的微生物教授。

80年代中期,在日军最高司令部原址建筑工地上,挖出了人骨,其中有的头盖骨上有弹孔。人骨发现的地点就是陆军军医学校的原所在地。法医专家确认这些人骨属蒙古(亚洲)人种,但肯定不是日本人。日本政府不准许对这些人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日本历届政府仍然以掩盖日本军医部队成员60年前犯下的滔天罪行,在继续顽固地否认这个国家历史上违反人道的罪行的事实。

中 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正式开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上从1931年“满洲事变”就已开始,“满洲事变”导致了日本对在西方被称为满洲里的东北三省的侵占。1932年,在东京的行政政府和皇族的首肯下,关东军统辖将满洲里变成日本的傀儡殖民地满洲国,以溥仪为傀儡皇帝。日本“顾问”在中国

官员的背后操纵傀儡政府。于是,日本控制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社会各个领域。

在日本的全面统治下,细菌和化学武器开发的提倡者在“满洲国”获得扩展他们研究的自由权,使之达到在日本本土不可能达到的规模水平。

这些人的活动范围是如此巨大,如此具有破坏性,以致于战争结束 50 多年后,仍然难于确定日军细菌战、毒气战计划在这个中国边远地区的规模。日本的“科学者”们是秘密地进行操作的。他们的活动至少受到三层安全保卫:1.关东军;2.关东宪兵队(日本最残酷最无耻的秘密警察);3.与占领当局合作的傀儡政府地方警察。他们在没有为外界所察的危险下,进行了规模庞大的人体实验,实验用人的来源稳定,因为这些安全警卫机构保证向“科学者”们提供“实验材料”。

实验受害者来自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各地各行各业。许多人是被俘的共产党游击队员或他们的支持者。这些俘虏被以“特别移送”的方式押解到某个死亡工厂用来作实验。^④1997 年 11 月中旬,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 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金成民先生发现了一大卷宗日语的题为“特别移送”档案,其中有 31 份报告,期间为 1940 年到 1941 年 7 月 22 日。在此期间至少有 936 人实验被送往平房的杀人工厂作实验。^⑤

据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玉林先生给作者本人的来信^⑥,这些档案报告中提到 50 名中国“间谍”将被“特别移送”到实验室用来作实验。其中 42 名被送往恶名昭著的 731 部队死亡工厂。

从一名叫刘恩的俘虏的档案卷宗里,可以追溯到当时逮捕、任意定罪、以及判决的定式。根据报告的记载:刘恩“男性,39

岁,籍贯山东省栖霞县城落庄,居住地密山县东安街花乐街。苏俄的秘密情报人员”。^⑦

日本学者也正在发现并公开,关东军宪兵在中国东北地区搜获“苏联间谍”的方法的有关新材料。他们发现的有些被捕中国人的审讯报告,甚至比黑龙江省档案馆所存的有关档案材料更为详细。新妻清一所藏的一些报告已在日本太田昌克所著:《731 免责的系谱——细菌战部队和秘藏的文件》一书中出版公开。新妻文件中的审讯报告比记述刘恩所遭受的折磨的报告甚至内容更为具体,而且更为残忍。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中,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从各个方面揭露日本细菌战计划。他们的研究趋向于,如同本书,集中在三个主要的死亡工厂:哈尔滨平房区的 731 部队,长春的 100 部队和南京的荣 1644 部队。这种倾向造成种种后果。731 部队的首脑石井四郎罪大恶极的行为以及他的死亡工厂受到的关注如此集中,以致于同样实施人体实验及其他暴行的较小规模设施,常常被忽视。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者设立了几十个独立于石井和他恶名远扬的同伙而运作的细菌战部队。还有一些细菌战部队被系统组织为三支大型部队的卫星式供给基地。这些较小规模的部队一般是占用某个城市中一所中国或日本人经营的大医院,然后将此医院改成细菌战工厂。

辽宁大学邢安臣教授在沈阳对这个历史现象作了研究调查。^⑧大连民族学院副院长关捷教授在大连也作了相关研究。^⑨他们的研究成果证实了我提出的观点: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细菌战计划网络,触角延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内蒙古(海拉尔是一个细菌战重要基地)、香港、以及其他地区。

日本细菌战,731部队和石井四郎被非常广泛地研究,在历届中日关系研讨会上,这个问题与南京大屠杀同为会议讨论会的规定讨论题目。无论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是在美国^⑩、还是日本^⑪或中国^⑫举行,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会的参加者总是人数最多。

美国、中国,也许还有日本档案馆所存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的资料^⑬已逐渐在向研究者们公开,这些问题将继续吸引公众广泛关注。令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暴行在学者中不如恶名昭著违反人道的细菌战实验为人所知。但是,日军在中国实施的化学战活动如果说不比细菌战计划规模更大,也至少是同等。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长期持续存在的危险,以及目前正在造成的伤害,对今天的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⑭。

战后被遗弃的细菌战实验地给当地起码一代居民带来了危害。日本化学战行动造成的损害,对居住在当年化学战死亡工厂所在地区的居民,是持续存在着的威胁。

三位出色的化学战研究学者正在努力争取公众对这一极恶暴行的关注,并正在取得成功。其中二位是中国学者,一位是美国学者。东北14年沦陷史研究会秘书长李亚泉教授对位于内蒙古海拉尔的规模巨大的日本化学战和毒气战死亡工厂作了重要发现。^⑮万人以上,包括中国人、朝鲜人以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被用于海拉尔的化学战和毒气战实验。许多受害者就被埋在市外的一个大坟堆。最近一场沙暴将他们安息之地的表层的沙土吹开,日本这一暴行的部分受害者的遗骨终见天日。长春的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兼副研究员赵聆实先生,对吉林省内大量被掩盖的日本化学战计划有关事实进行了调查。赵聆实不

是一位一般的学者,他身赴吉林各地农村,包括牧场、荒野和许多村子的植被,对化学武器的影响进行野外现场调查研究。他对工业城市敦化周围 1 600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日本遗留化学武器的长期后果进行了很有发展前途的调查研究。^⑩

赵聆实还确认日军 516 部队是吉林省的日本细菌战计划执行部队。

516 部队名义上是一支独立运行的部队,但实际上是与 731 部队配合进行行动的,这支部队的真正指挥官是石井四郎。516 部队拥有数千名科学人员和受过技术训练的人员,还有一支护卫部队设施的普通中队。516 部队的主要化学武器制造工厂在敦化。曾有 3 000 多中国、朝鲜和苏联俘虏在这个工厂当奴役劳工。这个工厂生产了巨量的化学武器。根据某些统计数字,敦化生产的化学武器在数量上超过了日本大久野岛的化学武器工厂。吉林省是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生产中心,日本在中国其他的占领地区也设立了较小规模的化学武器设施。^⑪河北省藁城中学发现过掩埋的化学弹。浙江、安徽和江苏省也发现过日本遗留化学武器。据日本军事史学者土畑文雄,目前有文字史料记录 1939 年 6 月 10 日~16 日 516 部队实施化学战演习的计划。化学战实战试验和本书中记述的细菌战实战试验大约在同时期进行。90 年代后期,据中国的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统计:1937~1945 年间,日本对中国军队实行的细菌战,以及对平民实行的实战试验,造成至少 9.4 万伤亡人数,其中包括 1.05 万人死亡。日本于 1945 年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而另外造成 2 000 名中国平民死亡或严重受伤。

本杰明·C·加瑞特博士(Benjamin C. Garrett Ph.D.),美国巴特里纪念研究院(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生化武器防卫研究

主任科学研究员,是化学战领域的国际一流专家。他写过许多有关化学战的论文,对化学毒物污染地进行过实地调查,并参加过多次有关化学武器问题的会议。本杰明博士访问过中国,并了解日本化学战。他发现日本在化学武器中使用了 6 种毒气: 1. 碳酰氯(Phosgene); 2. 氢氰化物(Hydrogen cyanide); 3. 溴氰化物和氯乙酰苯(Bromobenzyl cyanide and Chloroacetophenone); 4. 二苯基氰肟和二苯基氯肟(Diphenylcyanoarsine and diphenylchloroarsine); 5. 三氯化砷(Arsenic trichloride); 6. 芥子气和糜烂性毒气(Sulfur mustard 和 Lewisite)。本杰明博士统计的日本化学战中国受害伤亡人数远远高于中国方面的统计。根据他的统计,日本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达 2 000 多次,造成 10 万多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死亡。^①

长 期 后 果

除少数几名日本“科学者”和关东军高级将领,在 1949 年 12 月苏联伯力,因他们的战争犯罪受到审判以外,没有一位日本的化学战或细菌战“科学者”为他们 1931 ~ 1945 年期间在中国以及其他占领地区犯下的战争暴行受到审判。美国在与它的盟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可能还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共谋同意下,与这些战犯进行了一场交易。这些犯下违反人道的罪人和美国“科学家”与日本美国占领当局之间为达成协议进行的谈判,本书作了详细论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双方达成的免于追究战犯责任的协议在日本、美国和中国造成长期后果。

1. 在日本,战争罪犯像自由人一样自在。他们重新登上战

前他们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战后民主日本的领袖。这些细菌战和化学战“科学者”培育了一代的研究者和医生。他们向新的一代反复灌输引导他们人生的价值观,道德和伦理在他们的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不幸的是,这个传统被新的一代所继承,并传到今天。负责教育日本年轻人或监管国民健康卫生的大臣完全败坏了他们的职责。

文部省,协同盟军占领当局控制教科书和学习材料。由此,整个国家被笼罩在集体遗忘之中。教科书作者甚至被禁止提及细菌战和化学战“科学者”。事实上,几乎没有有关日本参与二次大战和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的内容经文部省审查官批准通过纳入教科书。结果是,今天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犯下的罪。更严重的是,这种对于过去历史的无知,使得危险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又在日本抬头。

日本一流的学者、著名的作家、制片人、显要的政治家再三否定日本的战争罪责。他们大肆美化前首相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是一名战犯,因他的战争犯罪行为而被处以绞刑。在他们的眼里,东条是一个“善良的父亲、祖父、杰出的爱国者”。还有一部分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 2000 年开始的时候,这些否定论者聚集广众举行会议否定南京大屠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次集会是在大阪和平纪念馆举行的。

细菌战和化学战战争罪犯在厚生省以及由厚生省财政支持的研究机构里占据领导位置。战后数十年来原 731 部队成员主宰了日本医师会(JMA)的理事会。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JNIH)长年来被原 731 部队、100 部队、荣 1644 部队、516 部队成员所控制。他们培养了他们的后继之人,这些人忠诚地追随他们的导师,蔑视对病人和残疾者的有道德的治疗。日本国立预

防卫生研究所因为其成员玩忽职守的丑闻接二连三地发生，^①名誉扫地，不得不在 80 年代中期改名为国立传染病研究所（NIH）。但名字的变换并不包含人员的变换或医疗道德的更新。

绿十字丑闻是表明这些科学研究者和医生的冷漠无情的最好的事例。绿十字是一家血液加工公司，由 731 部队指挥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内藤良一设立。这家公司在朝鲜战争期间大为发迹，成为日本最大的医药公司之一。

在 80 年代中期，大约有 1500 名日本人，主要为血友病患者，被输了未经消毒的带有爱滋病（HIV）病毒的血液。这些被感染血液大部分是由绿十字提供的。绿十字已因使用未消毒血液而受到警告，但绿十字的负责人比起安全和对病人的关心，利润至上，与原生省的成员串通一气，^②继续向患者提供被感染的血液。到 2000 年目前为止，已有 5 000 人因曾接受被感染血液输血而死于 HIV 并发症。2000 年 2 月一项里程碑似的决定在日本作出，几位绿十字公司负责人因为他们的罪行被判徒刑。此后这家公司被另一家医药公司收买。目前成百上千控告前绿十字公司和它继承人的诉讼在日本法庭悬而未决。^③

日本政府对这一犯罪以及其他恶名昭著的医疗犯罪的缄默是在静消呼声。

2. 在美国，许多“科学者”由于与日本战争罪犯一起工作而堕落。位于美利兰州弗莱德里克的底特里克营是美国细菌战计划的基地，那儿最主要的“科学家”们与日本的细菌战毒气战道德败坏的违法者进行了为达成免予追究战犯责任的协议的谈判。他们迫切地想从日本细菌战战犯那儿得到人体实验研究的资料，而违背了他们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结果是，这些“科学家”们和他们的后继人也屈从了“结果”比病人的安全更重要的

信条。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医生,不时地违反希波克拉底誓言(行医道德誓词),或 1947—1948 年纽伦堡医生法规。这是无法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违法事例确实有小范围的发生,但是例外,不是一般的情况。可是战后,这个范围倒了过来,研究人员进行了成百上千次,如果不是成千上万次的话,非自愿人体实验。有时也会让病人签同意书,但是却就病人正在同意参加的实验的性质和危险欺骗病人。^②有时候,实验是施加于那些对本人或本人的保护人签的同意书不具理解能力的精神或身体残疾人的。有些情况是,数千名犯人被以早日释放或金钱为条件,如果他们同意顺从危险的实验。^③美国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研究者还对不知觉的同事们进行实验。他们还在大众不知道的情况下,在市区实施大面积的试验。甚至在不通知当地国有关他们的活动的情况下,在海外也进行试验。有些实验中使用的是非毒性化学品。有些化学品则对许多人有危险,会产生过敏和其他症状。^④有迹象表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可能使用过化学武器^⑤。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资料以证实这个论点。

但是,和日本的情况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正在开始公开它过去的阴暗的秘密。这并不使“科学家”免除过去的罪责,而是美国公众正在了解这些侵犯人权的事实真相。敢作敢为的报纸记者和同样敢作敢为的研究者每天都在披露,在过去的 50 年里发生在美国全国的研究设施里的许多悲剧性事件。美国的主要大学现在设立科学伦理课程。美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现在要求学生至少选一门医学伦理课程。

3. 中国是日本细菌战和毒气战计划最大的受害国。中国人民仍然在遭受这两个计划的影响。一些日本 1939 ~ 1942 年期间的细菌战和毒气战实战试验的受害者仍然活着,带着他们